

(上接第14版)

宁波 1940 年 鼠疫

染疫者10倍于原先研究

开明街、中山东路是宁波最繁华的地带之一，街口一方通体黑色的三角锥形石碑显得格外静默。

“1940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2 时许，侵华日军飞机窜入宁波市区，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蚤和麦粒、粟米、面粉。两日后，开明街以东、中山东路以南、太平巷以西、开明巷以北 5000 余平方米城内爆发鼠疫，市民惨死有名录者 111 人，12 户死绝。”碑身上中、英、日三语铭刻的碑文，与弹坑和杆菌状浮雕一同，无声地诉说脚下这方土地曾遭受的苦难、恐惧和绝望，这里是侵华日军宁波鼠疫细菌战遗址。

目前，日军在开明街制造的鼠疫灾难已得到多方证明。2002 年 8 月，日本地方法院对王选等 180 名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控告日本政府一案的判决中，也对此予以认定。

然而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开明街鼠疫感染者远远不止纪念碑上的数字。2011 年 10 月，日本细菌战民间研究者奈须重雄向媒体公布了他花费 8 年时间发现的原 731 部队军医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集，其中《鼠疫跳蚤杀伤效果略算法》一文显示，“731 部队在宁波播撒了 2 公斤感染鼠疫菌的跳蚤，第一次感染死亡者 104 人，第二次感染死亡者 1450 人。”

细菌战诉讼中国受害原告团二审出庭证人、宁波地方调查者田昉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从事宁波鼠疫调查，他说，此前调查极少涉及二次

感染，金子顺一的论文不仅为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提供佐证，同时推翻了原先的定论。

第二次流行感染如何形成？10 倍于中国掌握的数据从何得出？是否还有幸存者健在？新证据促使田昉带领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开始新一轮的调查。

70年后幸存者无从找寻

2012 年 2 月，金子顺一论文公布后的第一个寒假，田昉和 10 名学生前往宁波慈城镇，8 天里挨家挨户寻找鼠疫爆发时已经记事、现在年近耄耋的老人。

田昉说，开明街历来是宁波重要的商业区，小食店、骨牌店、烟纸店里有一批外来学徒，鼠疫爆发后，许多人赶在疫区封锁前潜逃回家，这些外逃者被认为是引发第二次疫情的因素之一，然而之前统计至开明街地区即盖棺论定，没有考虑这些外逃者。

慈城、鄞江、姜山、方桥，调查会成员利用假期走访宁波多个村镇。然而，与浙江“烂脚病”受害调查不同，更多时候，鼠疫调查像是大海捞针。“鼠疫是烈性传染病，发病后短时间内就会死去，幸存的可能性很小很小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外逃者更是难以追踪。”调查会成员季雪梅有些无奈。

田昉告诉记者，70 年间，政区变更、地貌改变、农村方言都成为调查的阻力，“之前，调查宁波鼠疫的人太少了，伴随见证人的相继离世，再还原这段历史就要断层了。”

难，你们山大的学子不来记录谁来记录，只有你们能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。”2006 年，在志愿者队伍的基础上，山东大学建立鲁西细菌战调查会，成为国内唯一一支对日军该罪行开展规模调查的团队。

182万字的乡村口述史

调查会成立以来，学生 11 次开展田野调查，对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的 10 县区 106 乡镇共 1255 个村庄的 2909 位老人进行访谈。此外，会员们还在上述地区及另外 22 个县，查阅各类文献资料、地方志、民国时期报纸以及鲁西和冀南各市县防疫部门的档案资料。

调查证明了两个关键事实：首先，根据大量亲历者的回忆，基本判断 1943 年在卫河流域发生过一场病患数量极大的霍乱。其次，约 10 个县范围的霍乱是在同一时期内流行。

经过最后阶段的数据整理和分析，这些资料将结集成书，公开出版，“这套书已经申报了国家社科出版基金，纳入文史资料抢救工程。”王选激动地说。

“关于鲁西霍乱的调查，基本是以档案和文献为基础，从未像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田野调查，这是史无前例的。”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图书编辑室主任王文运告诉记者，之前国内围绕抗日战争的口述历史以精英人物为主，对于受害者、劳工、慰安妇等群体的关注度不够，“写来写去都是大人物，但是历史是属于所有人的，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，很有价值。”

王选强调，鲁西细菌战调查的最终目的，是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，直观地呈现战争灾难中乡间平民的生活百态，“希望更多的人至少会去想一想，关于那段历史，我们应该做什么。”

2002 年末，王选和崔维志夫妇与一批学者、记者赴卫河一带调查。此后，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畅招募学生志愿者参与鲁西地区霍乱调查，王选曾这样动员学生：“齐鲁大地的那些乡间老人们，他们的苦

老奶奶扶着门框的剪影，五六年都忘不了



二〇〇九年三月，王选（前排右三）及宁波大学调查会成员宋培佳、戴晓辉（前排右五、第二排右一）陪同复旦附中师生前往金华汤溪探望细菌战幸存者

参加细菌战调查的学生们说，他们希望成为这样的人：用脚步丈量这曾经苦难的土地，走近那些依旧苦难着的老人，倾听、记录、保存、告知，向社会讲述老人的故事，向老人转达社会的关心。而与此同时，他们自己也成长、成熟了许多。

层层误解 困难重重

“调查细菌战会不会感染细菌？”提起加入调查会时闹的笑话，张琪现在还会脸红。社团招新时，满腹疑问的他在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会的摊位前徘徊了 3 次。作为调查会的元老，常晓龙对于类似哭笑不得的问题已经屡见不鲜。

调查会遭受的误解远不仅此。每到一个村庄，陌生的面孔引来各种猜测和怀疑，“卖药的、卖保险的、拐小孩的，我们的身份太多了。”常晓龙无奈地说。

参加田野调查的学生包里常备面包和方便面，晚上到了旅馆就把两张床拼在一起，五六个人挤在一间，王选说想到孩子们吃的苦她就鼻子酸。学生们则认为，相比很多老人一个月只有 10 元的生活费，他们已经算奢侈的了。

除了“踏破铁鞋”式的辛苦，对学生而言最繁重的工作莫过调查后的资料整理。寒暑假，王选家里总是坐满学生，听录音、对笔录、制表格、画地图……都要花费大量时间，每个细节的改动都是大工程。

抱团取暖 互相激励

“虽然调查任务艰巨，但我们的状态特别棒。”骆洲告诉记者，田野调查时大家每晚都会在旅馆开会，分享当天的见闻和线索，“经常交流一两小时，再分小组整理笔录、照片，入睡时已经半夜，第二天一早继续调查。”

对于大学生而言，除了互相激励，更多的鼓励来自老人。调查会规定，每位成员必须给采访对象手写感谢信。2008 年，学生们回访烂脚村时，惊讶地发现很多老人珍藏着这些信件，“有时大家担心调查是在揭开老人的伤疤，但老人会反过来告诉我们要坚强，要坚持。”

调查使学生与老人结识，调查结束这份情缘仍然继续。刘善文是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第 3 任会长，在毕业季，他独自去金华看望熟悉的烂脚老人，“老奶奶的一条腿因为溃烂截肢了，告别时，她一只手扶着门框、一条腿靠着墙壁，夕阳从她背后照出剪影，这个镜头五六年了我都忘不了。”

“调查细菌战以来，看得越多，越感到力不从心，与这些孩子在一起，太让我宽慰了。”王选说，调查会就像抱团取暖，学生们不仅给老人带去温暖，也给她带来力量。

无心插柳 受益终身

河北农村，倒了三面墙的土坯房外，老人头裹白毛巾、蹲着晒太阳的场景，张琪现在还时常想起。去年春节，他开始为爷爷写口述历史，他笑称这是细菌战调查的“后遗症”，“我们可以写日志、发微博记录生活点滴，但老人没这能力，应为他们这辈子留下些印记。”

常晓龙告诉记者，很多会员说，经历下乡调查后变得对老者、弱者更加关注，“看到车上的老人、路边的乞讨者，以前很少在意，现

在会主动关心，希望用绵薄之力，让他们觉得世界上还是好人多。”

王选坦言，学生们给她很多意外惊喜，人文精神、社会责任感都是调查的附加值，“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最大的收获是学生自己，这段经历不仅难以淡忘，而且能从中不断获得动力和激情。”

执著力量 流水传承

“受学科限制，我们没有掌握很多人学、流行病学的知识，只能从王老师提供的书籍中‘充电’。”骆洲说，光是参考书《战争与恶疫》的相关章节，大家就看了十几遍。

作为学生社团，人员流动不可避免，换届对调查队伍的专业度产生影响，“每年从头清零，调查队伍怎么做到专业？其实最不习惯的是王老师，每次换届后她都会下意识‘骚扰’前任会长。”刘善文笑道。

然而，一年一年，一届一届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调查还在继续，因调查萌生的情谊也在发酵。

硕士毕业后，刘善文回到宁波大学，被聘为学生辅导员。“有次，班上学生告诉我他加入了调查会，他不知道我是老会员，我们分享对于历史的想法，我顿时有种后继有人的感觉，历史经由我们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”刘善文难掩欣慰。

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有一份会刊《暖痕》：暖是温暖，痕既指老人腿上的伤，也指大学生们走过的路。他们曾这样评价自己，“我们以客观冷静的心态对待历史；我们以实际行动爱国；我们用双脚丈量那片曾经被苦难打击过的土地，去搜集散落在民间角落里的历史，去关注啜泣于乡野里被漠视的现实。行动，让我们感到力量！既来之，则吾辈倾力为之！”

见习记者 范洁

国耻毋忘

浙江、鲁西细菌战口述历史摘录

●孙文锡，男，1929 年生，浙江省义乌市畛田朱乡先田村

13 岁的夏天，我去孝顺塘坞给人家打长工，放牛、割草。回来后两腿就发痒，红肿变粗，起一个一个疤。实在难受，抓破后就有脓水流出来，流到哪儿，烂到哪儿。起初烂肉是红色的，一点点变乌发黑，烂洞很大，筋都烂断，骨头也看得见。夏天烂得最凶，烂处很臭很臭，

苍蝇都飞到脚上来叮咬，但不敢洗澡，每天只能躺着。

●陈宝金，男，1928 年生，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

我的脚是十四五岁开始烂的，当时没钱看病，在 31 岁时做了手术，开刀把筋脉两头剪掉。冬天烂得厉害，又冻又痛不能走路，晚上睡觉时，脚摆在这里不好，摆在那里也不好，整宿睡不着。家里的

钱都用在在这只烂脚上，如果不开刀就会烂光，但做手术也没用，好了又烂，烂了又好，反反复复，吃尽苦头。

●刘文长，男，1927 年生，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路桥乡后时玉村

1943 年 8 月，昼夜不停地下雨，就开始闹霍乱病，村里死了一大半人，又病又饿，上吐下泻跑茅房。我妹妹、兄弟都得这个病，但当时一家子谁都顾不上谁。这病也没得治，没有药，但可以扎针在胳膊上放血，但病重的过一两天还是死了，那时得病的人太多，针都扎不过来。